



山海魂

——《风流歌》续集

纪 宇

7
2

SHANHAIHUN

I227
2182

SHANHAIHUN

山海魂

——《风流歌》续集

纪 宇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马 迅
封面设计 林发荣

山 海 魂
纪 宇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5印张 88千字
印数1—6,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15·737 定价: 0.92 元

ISBN 7-221-00003-4/I·03



目 录

大海评论·····	(1)
泰山交响曲·····	(9)
黄河之魂·····	(27)
青岛风姿·····	(34)
星空畅想曲·····	(40)
中国风景·····	(49)
牛年沉思录·····	(63)
关于伯乐与卞和的思索·····	(70)
微笑的中国·····	(75)
知音歌·····	(82)
迟到的祭奠·····	(87)
诗和祖国·····	(93)
遗产·财富·希望·····	(97)
鼓劲歌·····	(100)
祖国，正向你深情注目·····	(105)
开拓者·····	(112)
青春交响曲·····	(116)
黄岛自述·····	(123)
风流歌（之二）·····	(128)
后记·····	(139)

大海评论

没有见过海的，常常把海歌吟，
道听途说地重复海的传闻；
初次看到海的，往往情不自禁，
浮光掠影地描写海的浩淼。
他们懂得海吗？我很难相信，
不下苦功岂能抓住海的根本！
大海哟，你是一个神奇的魔阵，
倾倒了一辈又一辈痴迷的诗人：
“一泓海水杯中泻”，多么新奇，
“天外黑风吹海立”，何等传神！

红日喷薄时，你象处女般柔顺，
流霞团团是你洗下的脂粉；
明月初上时，你似少妇样温存，
波光闪闪是你素洁的衣裙。
风平浪静时，你是慈祥的母亲，
任阳光的手指在海面弹琴，
惊涛突起时，你是凶残的暴君，
张漩涡的大口把舟船鲸吞！
欢乐的，平静的，狂暴的海哟，
你不是佛，为什么却有众多的化身？

你欢乐，欢乐的春汛和秋汛，
一曲一曲的渔歌，一网一网的银鳞；
你平静，平静的夜晚和早晨，
一闪一闪的灯塔，一朵一朵的彩云。
你狂暴，狂暴的台风和雷霆，
一阵一阵地翻腾，一程一程地飞奔。
浪尖的泡沫是妻子们的眼泪啊，
破碎的船板是渔人最后的家信。
为了征服海，宁肯死在海的怀抱，
甚至没有为亲属留一丘新坟……

我生在滨海，未出母腹便听涛音，
我长在海滨，梦境常在海里沉浸。
一丛丛浪花曾引我赤脚追逐，
一枚枚贝壳盛满我童年的欢欣。
潮来，汛去，是因为月亮的作用，
我歌，我唱，却全是大海的吸引！
可我不敢唱海，怕因我嗓音稚嫩，
亵渎或扭曲了海丰富的内蕴；
可我不敢写海，怕因我笔墨拙笨，
想表现却偏偏表现不出海的深沉！

我爱听海的神话，想作海的主人，
海启迪和诱发了我最初的诗心：
我喜欢哪吒闹海，初生牛犊抽龙筋，
我佩服张羽煮海，书生意气扭乾坤；

更有八仙过海，告诉我什么叫本领，
难忘精卫填海，昭示我什么是坚韧……
海哟，海哟，你不愧是博大精深，
江河溪流都在你的怀中消融了自身；
海哟，海哟，你日夜在吞吐风云，
连幻想也愿意在你的波涛中扎根！

我曾写过帆影，我曾写过桅林，
写过如鼓的浪声和如歌的潮音；
我也唱过海燕，我也唱过渔村，
唱过风暴的险恶与生活的严峻。
这算写过海么？我冷静地自问，
那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对海一瞬；
这算唱过海么？我客观地评论，
那仅能算作乐海一音，曲海一韵。
海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包容古今，
不理解海，就不会成为海的知音！

为了熟悉海，我沿海探寻，
到波涛中淘洗我的诗笔和灵魂。
象一条鱼追逐着回游的鱼群，
似一只鸥跟随着时代的巨轮。
依舷远望，我默默思忖，
哪一堆是渔火，哪一串是星辰，
夜海航行，我细细辨认，
哪一堆是渔火，哪一串是白云？

靠岸时，我愿化作长绳去拥抱缆桩，
停泊时，我愿变成铁锚把海底搂紧！

我访大连，大连恋住我的心，
我访温州，温州温暖我的身，
我来宁波，宁波安宁了我的思虑，
我来上海，上海激发我不断上进。
我到厦门，打开心头爱的大门，
我到广州，更喜广交四方友人！
访珠海哟，明珠一颗光照四海，
去深圳哟，意也长长情也深深！
推开特区和开放城市的十四个窗口，
涌来的何只是四处信息，八面风云！

祖国的海岸都是黄金的城镇啊，
我爱你的每一粒沙，每一朵云；
特区的效率应是中国的效率啊，
我爱你的每句名言，每寸光阴！
大海哟，告诉我你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什么开拓出你阔大的胸襟？
站在泉州出土的古船前我百感交集，
这里曾是东方最大的海运中心。
中国自古就是个开放的国家，
闭关锁海，锁不住海的无边无垠！

海实在是太大了，大得与天为邻，
难怪我手里纤弱的笔战战兢兢，

海的确是太深了，深过珠峰千仞，
难怪我心中诗思的网无法捞针！
如果我仅仅写出一朵浪花，
我怎敢说描绘了大海的丰韵？
假若我想歌唱每一颗水滴，
那岂不又证明我透顶的愚蠢！
我无法估计海：功几分，过几分，
只能请海检验我：情多深，爱多深……

世上有多少名词，都愿和“大”联姻，
大江、大河、大沙漠、大森林……
其实“大”和它们站在一起都变小了，
只有海，与“大”相配才恰如其分！
环顾地球，谁还比海大，谁？
连太阳和月亮都在波涛里安寝！
面对生活之海，激情如潮涌泉喷，
我何惧诗思枯竭，江郎才尽；
心贴时代之海，笔下有日精月魂，
怕什么灵感迷失，不再来临！

此刻我来唱海，唱我复活的自信，
我的歌和海的涛声同样雄浑。
普希金曾歌唱海是自由的元素，
我却把海看作一切生物的起因：
远古的洪荒时代，天地一片混沌，
海容纳了洪水，山才萌生绿茵，

有了草履虫，有了原生菌，
生命使不毛的地球改变了命运。
游鱼向往天空，变成了鸟，
猿猴走出森林，进化为人。

现在我来写海，写我焕发的青春，
我的诗和海上霞光一般鲜润。
李贺曾把他观海的视点移向月宫。
我却让写海的诗句在海里浮沉。
诗如落星，在珍珠贝里安身，
诗似溶月，去珊瑚树上生存，
海是苦涩的，苦到极时变甘霖；
海是绝情的，杜绝虚假留纯真。
我告诉海：扫去浮华诗壮美，
海告诉我：洗尽泥沙字成金……

啊，唱大海我先要讴歌海的精神，
郑和哟，中国航海史上头一位元勋，
为了铺筑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踏平惊涛骇浪，历尽万苦千辛！
他额前有风暴，肩头堆乌云，
没有航道的航行随时可能献身。
一次次失败，连着一次次改进，
一回回成功，接着一回回进军。
我尊敬哥伦布，景仰麦哲伦，
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更使我振奋！

啊，写大海我怎能不赞颂海的子孙，
林则徐哟，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伟人，
海面没有字，却写着他的姓名，
问哪一朵浪花不都是记忆犹新！
他主张对西方的技术放手引进，
对鸦片贸易却一定重罚严禁！
他主持搜集翻译的外文资料，
曾影响到日本的明治维新！
有林公铮铮铁骨，耿耿丹心，
才会有炮锁海口，烟销虎门！

站在林则徐故居我思古抚今，
大海，给予我这样深刻的教训，
我们发明火药，造鞭炮，放焰火，
殖民者制成枪炮反向老师入侵；
我们发明指南针，看风水，选祖坟，
外国人却靠罗盘闯破华夏之门。
我们也曾取经，可惜学来迷信，
那万众膜拜的佛，不就是印度的神？
中国啊，我的故乡，我的先人，
保持勤劳的美德，也要挖去盲从的劣根！

如果二十世纪也能分冬夏秋春，
那么八十年代中期正是秋色宜人。
觉醒了，我们饱经沧桑的大海，
成熟了，我们踏平坎坷的人民！

有人一开口就讲传统，请问：
大海的传统是汉唐还是魏晋？
海从来不需要禁锢潮流的框框，
今天的实践是检验今天真理的标准！
象大海一样彻底开放和奔腾吧，
不在改革中新生，必在倒退时沉沦！

没有见过海的，快来海上耕耘，
有独特发现，才能打动人心，
初次看到海的，保持印象清新，
忠实于感受，诗情才能真醇。
大海哟你是一个神奇的魔阵，
将吸引一代接一代求索的诗人，
大海哟，你有永远不老青春，
未来会有真正的大家把你评论。
我只希望在诗里溶进你的成分，
有一点盐，有一点钙，有一点磷……

1985年11月22日

写于广东西樵山

泰山交响曲

序曲：梦中几回到泰山

身是这样轻盈哟，足是这样矫健，
我象一阵急切的风扑向山峦；

情是这样执著哟，心是这样迷恋，
我似一颗晶亮的雨落进水潭。

是轻云？是薄雾？是青烟？
不要啊，不要遮住我饥渴的望眼；

呼松涛，唤山溪，迎晓岚，
快来啊，快来引我看泰山的奇观；

不知这是在山腰，还是山巅，
是泰山在我心中，还是我在泰山身边；

不知现在是白天，还是夜晚，
山前有红日朗朗，山后有明月弯弯……

春的娇媚，夏的热烈，秋的庄严，

和冬的素洁同时展示在我面前；

历史坎坷，现实艰辛，未来香甜，
和山的变迁一齐浮现在我心田。

泰山四季壮美，任我同时观看，
泰山就是史书，由我随意阅览。

一层层的台阶哟，一道道的流泉，
路卷着风云啊，泉淌着情感；

一丛丛的碧草哟，一方方的巉岩，
草托着春光啊，石刻着诗篇。

平坦坦的天街，耸巍巍的宝殿，
唐槐汉柏依然枝茂叶繁；

匆匆来的是华盖，急急去的是车辇，
晨钟暮鼓声在峡谷里飞旋。

“孔子登临处”，我遇见了孔丘，
听到他“登泰山而小天下”的长叹；

“秦皇避雨地”，我想起了当年，
封五棵松为大夫成千古奇谈。

“无字碑”上无字，只刻满风痕雨斑，
“南天门”下有门，关不住云飞雾卷。

忽然间，泰山头戴一顶金冠，
莫非是哪一朝帝王又在封禅？

转眼后，泰山又身披一领雾衫，
也许是历代的香客齐来还愿。

祭祷天地，看不完的登基加冕，
祈求鬼神，烧不尽的明烛纸船……

“这不是我的泰山，它不象征王权，”
朦胧中，我的灵魂在大声呼喊；

“这不是我的泰山，它不迷信上天！”
猛惊起，我的睡梦被同伴打断。

我醒来，才想起身在山下的旅馆，
枕旁还放着一本《杜甫诗选》。

同室的小郭准备停当，大刘和老苏等在外
边，
我们萍水相逢却结成亲密旅伴。

昨夜，我们朗读杜甫的《望岳》，

在月光灯影里仰视飞峙的峰峦，

今晨，我们动身于日出之前，
去风云际会处领略岱顶的容颜。

高诵“岱宗夫何如，齐鲁青未了……”
仿佛连唐代老诗人也来到我们中间。

杜甫哟，我至今为你遗憾，
你为什么只站在远处望山兴叹？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我们要替杜甫了却这一千二百年的夙愿！

第一章：道路从这里开始

岱宗坊，攀登泰山的开始，
就象我们踏上社会的起点。

曲径通幽，使我想起人生之路，
想起我们年轻人的欢乐与忧患。

世界上有多少美妙的诗的语言，
我却和“开始”有难解之缘。

曾悄悄地对布娃娃说声“再见”，